

上世紀80年代末的南頭中學。資料圖片

### 港深地名故事

講深圳的教育，往遠處說，就少不了鳳岡書院，就其規模，就其影響力可以說是深圳教育的根。雖然到今天它已融入南頭中學的發展實踐中，但那些朗朗書聲自清代延續至今，穿越歷史煙雲，昭示着一座城市的文化根脈。

尹昌龍

### 尹昌龍 作者簡介

北京大學文學博士，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。現任深圳市政協文化文史委主任、深圳市決策諮詢委員會專家委員。曾任深圳市閱讀聯合會創會會長，深圳市文化局特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，深圳市文體旅遊局（新聞出版局）副局長，深圳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、董事長。主要著作有：《1985：延伸與轉折》《重返自身的文學》《別處的家園》《全球化的煙花》等，主編《深圳全民閱讀發展報告 2016、2017、2018、2019、2020、2021》，編著《文化深圳從閱讀開始》《以書築城 以城築夢：深圳書城模式研究》等，曾獲中國出版政府獎優秀出版人物、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等。

## 深圳灣畔的朗朗書聲

# 從鳳岡書院到南頭中學

## 灣區書院蔚然成風

1 深圳這座城市，曾經一度被稱為文化沙漠，說到究竟，有兩個意思，一是市場經濟發達，市聲掩過書聲；二是歷史根基淺，沒有什麼文化積澱，看不出發達的文化根系。

前者已不攻自破，深圳能被教科文組織稱為全球全民閱讀典範城市，就是因為這座年輕城市在不遺餘力地推廣讀書活動，使整座城市沐浴在書香中，並在全國乃至全球產生廣泛影響。這也證明了經商與行善可以同在，經商與讀書沒有矛盾。古人云，「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，第一等好事還是讀書」，在今天的深圳，已經或者說正在成為城市的價值觀。

而第二條，所謂深圳沒有歷史，已被深圳考古發現所推翻，咸嶺嶺遺址已將深圳有人類活動的遺蹟推到7000年前，這也是珠江口考古對中華文化歷史考據的巨大貢獻。而至於說深圳歷史上是荒蕪之地，不興教育，難言文化，恐怕也不符合實際。就從鳳岡書院說起，書院文化的存在也足以證明這塊土地一直弦歌不絕。從歷史上看，深圳的文化發展在明朝以前確實沒有什麼建樹，而從明代開始，隨着嘉峪關和明長城的建立，明代邊防後撤，陸上絲綢之路逐步被切斷，海上絲綢之路日益興起，而從廣州至新安（今深圳）再至南洋（或稱西洋），便成為海上貿易的重要選擇。到了清初，海上貿易更成規模，珠江口的城市也日漸隆興，發達的經濟帶動了發達的教育和文化，書院發展因此進入鼎盛時期。

靠近深圳灣，以南頭為中心，人文昌盛，書聲鼎沸，書院蔚然成風。查《新安縣志》，以南頭古城為中心，就集中了文岡書院、鳳岡書院、寶安書院、新安學宮、文廟等，另外還有被命名為梯雲、青雲、登雲、固成、碧溪等大大小小的社學。知縣首創，鄉紳共建，這儼然成為清康熙一朝以來新安的社會風尚。再放大一點看，整個珠三角書院體系的形成，在清代也蔚為壯觀。雖然比起明代初期就有的白鹿洞書院、東林書院，廣東書院的年代相對較晚，直至清才大行其事，雖然影響力不足，但同樣不可小覷。就說同時期的廣州，曾經就有書院文化街。以廣州府衙為中心，半徑一公里範圍內集中了三所學宮、五所省級書院、一所府級書院、三所縣級書院以及數百家以姓氏命名的書院。這其中，在流水井小巷附近的萬木草堂，康有為在此講學授徒，培養出改良思想和火種，名噪一時。

寫着鳳岡書院藏版的嘉慶新安縣志扉頁。資料圖片

## 鳳凰鳴兮，於彼高岡

2 講鳳岡書院，今天最直接可見的遺存就是一塊牌匾「鳳岡書院」，是由時任廣東布政使的康基田於1803年題寫。現在的牌匾上主要有兩行字，左邊是「嘉慶癸亥清和月」，右邊是「合河康基田題」，講的就是題詞的人和時間。

建鳳岡書院的人不是康基田，但康基田大力支持，他不僅命名，而且題寫牌匾。康基田是個極重視書院建設的省部級大員。他積極推動廣州書坊街建設，當年廣州的越秀、月華兩大書院就是他的建設成果。他喜歡做的就是修建書院，興學育人。廣東佛山有一家鳳崗書院，現在叫三水中學，當年也是由康基田命名並題寫牌匾。

當然，叫鳳岡書院或鳳崗書院也不是康基田的首創，要追溯這個名字，還要回到《詩經 大雅 卷阿》，「鳳凰鳴兮，於彼高岡。梧桐生矣，於彼朝陽」，表達的是對君子的美好祝願，就像鳴叫於高岡上的鳳凰，就像迎接朝陽的梧桐樹。鳳岡作為書院的名稱，就是希望培養出德才俱佳、前途無量的君子。說真的，叫鳳岡書院的，還有一處更有名的所在，那就是貴州龍場，當年

王陽明在此悟道，找到了貫穿其一生的心學思想，而起於明代理學和心學，幾乎成為古代書院所必修的課程。當年王陽明修行悟道的山洞的上方，就是鳳岡書院，王陽明在此教授學生，傳道解惑。有意思的是，一，叫鳳岡還是鳳崗，都不完全統一。對書院的題名，有的寫作「鳳岡書院」，有的寫作「鳳崗書院」，其實是一個意思。按其出處，應該叫鳳岡，但是鳳崗似乎更顯雅緻。比如深圳的皇崗村，當初就叫黃岡，後來村裏出了個大秀才，衣錦還鄉之際，覺得家鄉叫黃岡太土氣了，於是就大筆一揮，改成皇崗，確實大氣不少，而且一直沿用至今。二，總覺得有鳳崗書院，為什麼就不能有龍崗書院呢？況且深圳真的龍崗，這也得益於上古傳說，龍從梧桐山騰起，落於當地，即稱為龍崗，當年有龍崗墟的名字可謂例證。龍崗屬客家居聚地區，而重教崇文的客家人卻並沒有建立所謂的龍崗書院。試想，如果鳳崗書院之外再有一個龍崗書院交相輝映，那說不定算是深圳文史的佳話了。當然，深圳地區歷史上也有鳳崗，但現在屬東莞，歷史上同根同源，但偏偏鳳崗也沒有一個鳳岡書院，而不是鳳崗的南頭，卻偏偏建了個鳳岡書院，這恐怕也是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。

## 鳳岡書院的由來

的是各家捐資捐糧的情況，這些費用除了建校外，還有老師課酬、書院開啓費用，其他都用於學生們吃飯和深夜讀書的燈火錢，「以充膏火之需」。

鳳岡書院於嘉慶八年二月動工，嘉慶十一年春建成，並一舉成為當地最具規模、最有影響力的書院。《新安縣志》詳細記載了當時書院的格局，先是頭門，然後是照壁，然後是東齋，西齋及講堂，然後是先賢堂，最後是魁星樓，又名聽雨軒，左右八間書舍。應該說是三進的院子，從命名來看，都充滿了雅意。當年廣東提刑按察副使劉穩在看到諸生薈萃的場景後非常高興，寫道「最喜山川填入眺，何期童冠更相隨」，說自己看到美麗的山川躍入眼帘已經很高興了，沒想到又看到那麼多的孩子相隨相伴來讀書，更是增添了一份歡喜。他說，「作吏風光休暇少」，雖然當個官公務繁忙，但跟孩子們在一起詠詩頌歌，再晚一點回來也無比開心。由此想見鳳岡書院諸生群集，書聲朗朗的喜人景象。有意思的是，嘉慶版的《新安縣志》記載了鳳岡書院生動的讀書景象，而沒有鳳岡書院，恐怕也沒有嘉慶版的《新安縣志》。古代書院不僅教書，而且常常寫書、出書、藏書，當年知縣舒懋官在鳳岡書院建成後，有意組織編撰《新安縣志》。恰巧他的好友王崇熙等一幹才子從江西來到廣東拜會，舒懋官於是傾情邀請這些才子共同參與編志。王崇熙等欣然應約，而編撰好的縣志書版就存在書院魁星樓內。這也算是對新安文史的卓越貢獻。

3 鳳岡書院的建設在嘉慶版《新安縣志》中有清楚的交代，一是由於寶安書院久已廢棄，二是文岡書院年久坍塌，於是前知縣王君就有了新建書院的想法。恰巧新安故城內有塊場地屬東莞場署，這個機構剛好被裁撤了，於是就由王君首創，紳士們共同捐款買下這塊地，改建鳳岡書院。

而如此重視書院建設，原因在於，這樣一塊地處海濱的縣邑，「居民自耕漁而外，不廢弦歌」，讀書已經成為當地的傳統和生活方式，所以建書院就是「不廢弦歌」的需要。這個位於當年邊疆的地區，雖說不上是「海濱鄒魯」，但從讀書辦教育這點上，它同樣具有這個民族熱愛讀書的良好習慣。在知縣許濬所題的《新建鳳岡書院》的碑文中，他還對鳳岡書院寄予了美好希望，「苟完愧於未盡善，後之君子，蒞斯土者，宜思增其命矣，益其田疇，庶教養無窮，人文蔚起，予實有厚望矣」。意思就是，如果我們還有做得不完善的地方，希望後世的君子能夠為書院添磚加瓦，擴大財力，達致教化民衆的職能，實現人文昌盛的目標。碑文足見其心拳拳，其情款款。

而講到擴大財力，主要是因為沒有財政撥款，全靠鄉紳們的共同支援。據傳，建書院買這塊地，當初要價是白銀41.496兩，後來得知是要建設書院，賣方徑自降價到30兩。對教育育人的公益事業，當地鄉紳也是不遺餘力地支持，《新安縣志》中詳細記載

康基田題字的鳳岡書院牌匾。資料圖片

南頭中學校門。資料圖片

寫着鳳岡書院藏版的嘉慶新安縣志扉頁。資料圖片



## 百年老校南頭中學

4 鳳岡書院是如何演變到今天的南頭中學，這中間確實有曲折折的故事。今天南頭中學的大門口就立着由康基田題寫的鳳岡書院的牌匾。

當年鳳岡書院建成之後，主要教授經史、制藝、策論等，是以科舉考試為目標的，算是應試教育的典型代表，為這些濱海縣邑的孩子們準備好上升通道和敲門磚。但到了1903年，清廷實行教育改革，所有書院改為學堂，採用國家辦學，科舉制度也隨之走向了滅亡，鳳岡書院隨之更名為鳳岡學校。走向近代和現代教育。隨着中華民國政府的成立，到了1914年，新安縣避免與河南省新安縣重名，被改回寶安縣，鳳岡學校也被更名為「寶安縣立第一高等小學」。隨着學校規模的擴大，開始分立中學部，名為「寶安縣立初級中學」，寶安的教育也從

小學教育提升到中學教育的層面。由於在抗戰中寶安縣立初級中學被炸毀，到了1946年，寶安縣立初級中學復課用的校址是位於南頭城九街的小學校舍，而這個校舍，就是當年文岡書院舊址，當年文岡書院坍塌，才有了鳳岡書院。而今，文岡書院舊址又助推寶安初級中學薪火相傳。1949年，寶安縣解放，學校更名寶安第一中學。到了1958年，全國學校採用所在地冠命名法，因學校在寶安南頭，故被改名為寶安縣南頭中學。當年縣委、縣政府在寶安，可見南頭中學的歷史地位。後來寶安縣撤縣建市，學校更名為深圳市南頭中學。

講鳳岡書院到南頭中學的延革，其實最終要說到的是校園的精神和價值。鳳岡書院建立之初由康基田填寫牌匾，而書院的理念也是由康基田提出，

「立德立言立功士先立志，有猷有為有守學必有師」，「三立」以前說得多，無須贅言，關鍵是「三有」，有猷、有為、有守。這「三有」並不是康基田所獨創，而是來源於《尚書 洪範》，以此作為書院的院訓，也是想就此接續中華教育的傳統。有猷就是有謀略、有志向，有為就是有所作為、有所擔當，而有守就是指有操守、有底線。「三有」的根本講的是做人，要培養的是君子。有志向、有作為、有操守，這恰恰是儒家傳統育才做人的基本原則。這與現代教育的根本理念，培養人，培養人才，是一脈相通的。

儘管世易時移，如今的南頭中學還依舊走在人文傳統教育的道路上，校園中百年古木參天林立，「傍百年樹，讀萬卷書」，被稱為學校最令人驕傲

的景象。南頭中學繼承鳳岡書院精神最突出的就在於始終以尊重人、培養人為目標，像學校提出的「每一個學生都是唯一，每一個賽場都有領跑者」，就特別強調個性化的教育，以優秀為目標培養人才。而他們提出「全面發展、全體發展、全程發展」的口號，更是把人的發展作為貫穿始終的理念。而「關注每個人的特色，促進每個人的發展」的口號，更是綜合了個性化與人文文化的要求，從傳統的「三有」中轉化出現代教育的思想理念。而從南頭中學特有的人文課程的安排，更體現出中華自古以來的人文教育特色，成立詩社，舉辦大講堂，文化節等一系列活動，更是使校園鬱鬱乎文哉，讀書氛圍、文化氛圍尤為濃烈，書聲朗朗，弦歌不絕。